

艾洽平

著

人生自是有情痴

作家出版社

艾治平 著



人生自是有情痴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自是有情痴 / 艾治平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7

ISBN 7-5063-3645-6

I. 人… II. 艾… III. 作品集 - 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6612 号

人生自是有情痴

作者: 艾治平

责任编辑: 贺平

装帧设计: 惟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5063.peoplespace.net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制版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457 千字

印张: 18.75

插页: 3

印数: 1 — 1000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645-6/I · 2635

定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二零零六年谒红楼

与挚友著名诗人李瑛（左）



在这宽阔又狭小的大陆上
卷过阵阵风雨、雷火、冰雹
五十年已成灰烬
只留下这幅小照
用不着打开胸膛
就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李瑛 2002.1.7.

李瑛为《人生有情》题照诗



与“革青”战友杜若甫（左一）、岳麟章（左二）



与林剑（右一）、宋群（右三）、刘道新（右四）诸战友

慕容丹著

七五前后

许德珩题

1948

一九四八年所著《七五前后》封面
(革命历史文献，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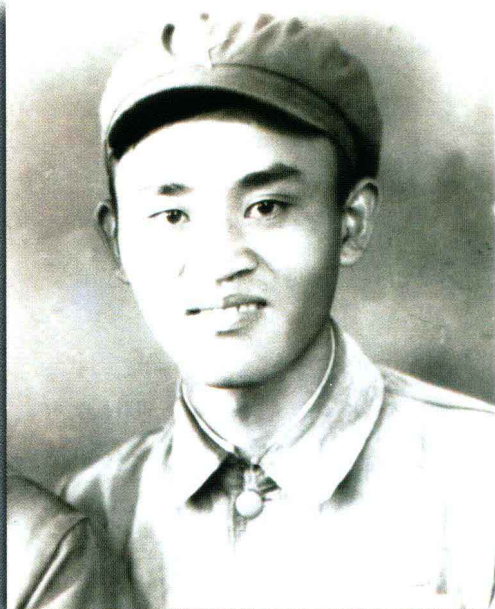


乙酉年春节与夫人黄幼吾及女儿艾小玉



渤海沧浪故园情

一九四九年在军旅中



北平《纪事报》文学周刊版头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五月一日)

艺术履痕

艾治平，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河北省乐亭县人。

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同年二月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任总团部《改造报》见习记者，同年八月调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任随军记者。参加解放广州、粤桂边追击战和次年的渡海解放海南岛诸战役。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六零年，先后在四野兼中南军区《战士报》、广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任文化记者。一九六零年调暨南大学。现为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协会名誉副主席。

一九四七年出版《今日的北大》，次年再版；一九四八年出版《七五前后》（署名慕容丹），许德珩先生题写封面。该书现被列入《国家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国图善本组编）。参加工作后，出版有：《初访五指山》、《血的友谊》、《谈通讯写作》、《再访五指山》、《边防之鹰》。近年著作有：《古典诗词艺术探幽》（台湾学海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翻印，获广东省优秀社科奖）、《诗词抉微》、《唐诗选析》（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宋词的花朵》、《历代绝句精华鉴赏》、《现代散文选读》、《秦牧评传》（合作）、《婉约词派的流变》（获优秀学术

人生自是有情痴

著作奖，国家教委颁发“荣誉证书”）、《诗美思辨》、《诗品辨析》、《清词论说》、《花间词艺术》、《人生有情》（自传）、《词人心史》、《艺妓诗事》，共六百余万字。并发表诗词曲鉴赏稿近七百篇。

截取自：

《北大人》（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艺术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暨南人物志》（暨南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天南地北乐亭人》（中国物资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版）。

序 一

李 瑛

—

我的案头放着一部厚厚的整齐的手稿，熟稔的笔迹犹如清晰的乡音。说笔迹熟稔却又觉有些陌生，说乡音清晰却似又有些微茫。因为这是当年曾共同生活过多年的相熟的伙伴的作品，之后却有几近半个世纪的睽隔。

这是一部散文集，一部满含浓重深情的动人的传记性散文集。

是一部始终执着于理想和追求，却饱经忧患的人所讲述的他坎坷一生经历的书。

是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一辈子刻苦勤奋地致力于读书、教书、著书，却在时代狂涛猛烈的冲击下挣扎着沉浮几至灭顶的人痛定思痛之后所写的书。

是一个毕业于北疆的大学又执教于南国大学矢志追求革命的教授、专家，又是作家、学者所倾述的不平凡的感情历程的书。

不是故事，是扎扎实实的真实的生活。这里有血、有泪、有呼喊、有喘息。是一本使你读后不能不先是受到感染，接着掩卷深思，继而又使你心头滴血、生命震颤的书。如今，对于作者，七十多年的漫漫岁月都已埋在身后成为历史，只有在今天这样的盛世，才有可能安静地坐下来，抚摸着身上的创伤，回忆起烟云

人生自是有情痴

般远去的一切，环顾四周，眼前是阳光、绿树，身边是书籍、杯盏，从容地写下自己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走过的一生，长长短短、简单却又复杂的一生。不知不觉中，少年时的纯净天真，青年时的直观感受，中年时明灭的壮志豪情都已远去，不管愿意不愿意，逼人的岁月已把皱纹刻上额头、浓霜也已浸满鬓发。人进入暮年，常常耽于沉思，也许是毕生的际遇积淀得太多，思考得太多，或是思想的成熟已凝成理智的豁达，痛苦和欢乐，懊悔与焦虑，悲愤与无奈，期待与渴望，像一把火在心头熊熊燃烧。不禁使我想起别林斯基曾经说过的：“人在儿童时瞥见群鸟飞过就蹦蹦跳跳着叫起来；青年时火热般的情欲有不可抑制的冲动；壮年时有宁静的自持力；而到老年时则有沉思的欢愉想倾吐和诉说。”我想，对于这位老人的倾吐与诉说，不是消极的怀旧和伤感，而是积极的省悟与沉思，是值得我们珍重谛听的，因为他在这里讲述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或他那一代人的经历，而是在讲述一段历史、一个时代和一个世界。

二

这部书的作者艾治平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他年龄比我稍长一两岁，我们的家乡又同在冀东农村。1945年秋，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我们都是怀着想安心读书的同一种渴望考进沙滩北大文学院中文系的，这一偶然机缘，却使我们共同度过了之后大学的几乎全部岁月。这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最难忘怀的日子。那时，我们在同一个班，又住进锣鼓巷同一间宿舍；第二年，西南联大迁回后，经过调整，我们又分在一起，后来又一同迁往西斋宿舍。由于我们都喜欢读书，都热爱文学创作，有相同的性格爱好，相同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在北大读书的几年中，除选修课程有所不同外，大都是一起去教室，一起去图书馆，一起谈今论古，一起参加学生会

和院系社团组织的种种活动，课余时间便是各自奋力读书、写作。那时，我们心头都充满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成长的力量，期待、求知的渴望和斗争的欢乐，在期求根据历史的逻辑创造新生活的渴望里，都期冀早日实现理想和未来。

艾治平性格含蓄，作风稳健，活动能力很强，记得刚开学不久，他便联系到市内一家报纸，要来一个文艺副刊的版面，定期刊发朋友们的作品，我当然就成为他组稿的第一对象，有时也帮他改改稿子，出出主意。大学二年级以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学生运动不断兴起，他所主编的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有明显进步倾向的文稿；之后，同学们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日益提高，怀着对民主自由更强烈的渴望，我们得以接触到了更多进步的报刊和书籍。1947年，国民党当局反动统治日益严酷，学生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艾治平写了一篇篇短文在报上发表，后来编成一本《今日的北大》，介绍了他所目击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而今又高举自由民主大旗的这所高等学府。第二年7月5日，东北入关学生在北京惨遭屠杀，北京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声援东北同学的“七九”大游行，他又以犀利的笔触，只用几天便写出了七八万字报导这一惨案真相的长篇通讯《七五前后》，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屠杀爱国学生的暴行。这本署名慕容丹、由许德珩教授题写书名的小册子，很快即由北大出版部秘密出版。

此前，他结识了当时历史系同学、冀热察边区城工部平津工委委员兼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中国革命青年联盟”总部书记岳麟章，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秘密编印小册子的地下宣传工作，不久他又约我一起参加。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们共同躲在宿舍和没人的教室秘密编辑《新中国在前进》、《新中国目击记》等书的具体情景。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领导我们编印宣传材料的战友岳麟章，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我们把小册子的封面伪装成《乘

人生自是有情痴

烛后谈》等送往联系好的地下印刷厂，印出后取回又一卷卷寄发。在我们所从事的庄严工作中，他的热情、干练和机敏使我钦佩。北平解放后，我和艾治平先后离校参加了四野的南下工作团，他在团部编报，我未及一月便被调出，仓促中率南下新闻队随军南下，战火中的军旅生活，戎马倥偬，居无定所，和亲人战友均无法联系，直到多年后定居下来，始知岳麟章在五十年代不断的政治风暴中，几经坎坷，待我们长期阔别后相见时，均壮年已去，朱颜暗老，真是“春风余几日，两鬓各成丝”了。

我常想，在人生的一切幸福之中，最为可贵、最值得怀念的就是纯真的友谊。像我和岳麟章、艾治平这样同志同心的透明的友谊，无论从理智或感情方面来说，有什么比人心灵的交流、精神的相通具有更高的生活意义和价值呢，亲切地吐露心事，彻底地敞开心扉，信仰一致，志趣相投，这种崇高的真挚感情，这种相互间的信任、理解和尊重所给予你的快乐和力量是无尽的。难怪有人说，没有友情的心灵世界是一片苦海或一片荒原。

三

1949年5月，我在随军解放汉口后，便去为汉口采购粮食，接着又去参加了采访进军广东、衡宝战役和去广西柳州做敌军的接管工作；后来得知艾治平南下后，则去采访解放广州、粤桂边追歼战和次年的渡海作战解放海南；海南岛解放后他又去访问五指山，尽管我们都在新华社四野总分社作记者，但因当时战事频仍，各人又有各自不同的采访任务，所以见面的机会很少，记得只在他撰写《初访五指山》时，我们曾有过短暂的相逢。1950年总政成立，我即被调来北京，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又被派去朝鲜战场，他仍留在南方，从此遂天各一方，常年睽隔，无法联系。几年以后，才知他已离开部队转业地方，先在《南方日

人生自是有情痴

报》，后又到《羊城晚报》，仍从事新闻工作。1955年后，遭到了一连串的磨难，颠沛流离，受尽屈辱，乃至坐牢。直到1978年“四人帮”粉碎后才真正重见天日。二十多年的苦难岁月，使他受到难以尽说的苦楚；而在这之间，1955年“肃反”中，我也被隔离审查，不久1957年“反右”开始，我又因受牵连，再次遭到批斗，接着便是先后两年的下放，先在福建，后去大连，在部队基层当兵，直至患病才被调回；以后没有多久，又被派去农村“四清”，然后就是“十年浩劫”。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岁月里，彼此深恐互有牵连，只能一隅偷生，偶遇南方来人，悄悄询及艾治平近况，往往只听到一阵唏嘘，多不愿深入谈及。当年熟悉的老友就这样变得恍若隔世了。

四

艾治平幼年早慧，很小就会背诵一些古诗，读中学时受教于许世瑛、华粹深等各先生，特别是也在北大兼课的华先生，嘱他对优秀古典诗词要精读熟背，他照着这些教导做了。记得他考入北大我们初识时，他对古典诗词已有一定基础，日常生活中常听见他根据所思所感，不假思索地便能顺口背诵出一些诗词名句，那时他对古典诗词的熟悉和热爱给同学们留下很深印象。对他来说，能到北大这座拥有众多显赫专家、著名学者授课的学府读书，实在是如鱼得水，他曾一连三年选修俞平伯先生的诗词课程，再加上他聪慧刻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几年下来，便使他对许多诗词的每首每句、每个作者的情况都已烂熟于胸。他参军南下后，这一爱好迄未稍减，据说即使在紧张的粤桂边追击战和在解放海南岛翻越五指山的艰辛跋涉中，他把所有可以轻装的东西都丢掉了，唯有几本诗词始终带在身边，不忍释手。及至后来转业地方，对诗词的钻研和探索，仍是他的最大爱好，经长年苦读、日积月累，诗词已成为他整

人生自是有情痴

个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分离了。1960年他被调到暨南大学长期任写作课教学，直至1978年到古典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才算真正开始他毕生孜孜以求的诗词研究工作，这时他已五十多岁，才有可能利用有利条件博览群书，对涉及诗词方面的诸种论述、史料、笔记、杂书以及古代诸家有关的文论、诗话等，有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与追寻，他后来能够从容不迫地只用一年多时间便写出一部近三十万字的《古典诗词艺术探幽》，便绝不是偶然的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这本书正是在“文革”十年甫过，讳谈艺术技巧、创作规律、美学风格等，文艺界仍处在“口将合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情况下写就的。从他这些有理论、有分析、有见地、有激情的对古代诗词艺术的评析里，使人呼吸到一阵时隔已久的清新空气，有力地打开了人们封闭的思维，使人们得以领略到我国古典文化的辉煌灿烂和巨大生命力。此书出版后，广受好评，不久就相继多次再版，印数几近八万册之多，并被授奖。他被抑制得太久的才智学识终于喷发了。接着不久，又以一年多时间继续写出并出版了它的姊妹篇《诗词抉微》，又获成功。

多年来以至于今，他一直埋头在古典诗词研究领域，除在暨大和受聘于一些大学讲授古典诗词已达二十多年之久外，还应邀参加了四十多种诗词曲鉴赏一类典籍的写作工作；与此同时，并先后出版了《唐诗选析》、《宋词的花朵》、《婉约词派的流变》、《诗品辨析》、《诗美思辨》、《清词论说》、《花间词艺术》等十多部学术研究专著。它们以其内容充实、形式活泼、体察入微、识见精警受到读者的好评并享誉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界。

他除在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外，而始于他文学创作生涯的却是以写剧本、小说，特别是散文、报告文学为主。这方面的著作，除青年读书时即出版了《今日的北大》、《七五前后》这些燃烧着火的激情的长篇通讯性作品外，参军后第二年海南岛解放不久，他就深入五指山腹地采访，以一个月时